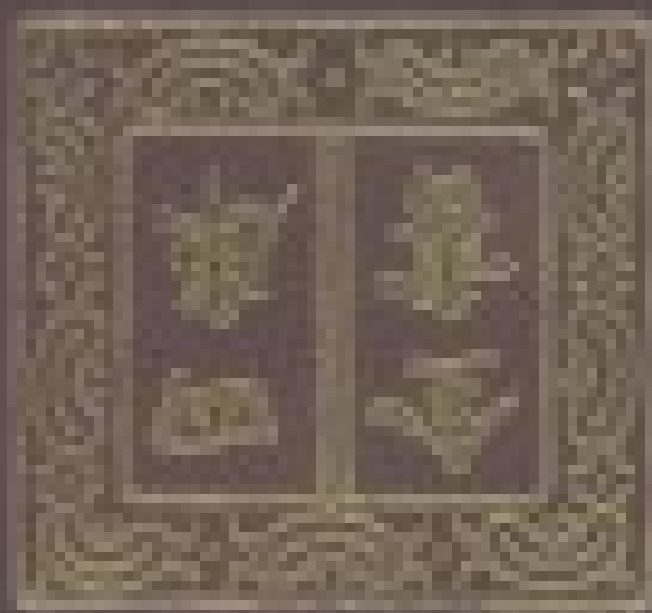






第一五四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分記

宋程公說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二

撰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斌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御製題宋版春秋分記

分記原通記尊王義寓中

程公悅宋宰宗時人所撰春秋分記以史記法取左傳事

慶為年表世譜名譜又為歷書天文五行諸書又分記

周天王內魯外諸侯以及次國小國四夷之事條分縷

析事因左氏義本聖經皆首祀天王以見天下之一乎

周分記諸國以見列國之所以異詳見公悅自序其第

公許於先祐三年年經國為緯外抑內斯崇統萬乃惟

刻梓以廣其傳

一會殊則以同希珍傳宋槧遺暇可研窮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分紀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分紀九十卷宋程公說撰公說字伯剛號克齋丹稜人居於宣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吳曦之亂棄官攜所著春秋諸書匿安固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僅三十七是書前有開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公許刊于宜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紀

春凡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魯事六卷大國世本二十六卷次國二卷小國七卷附錄三卷其年表則冠以周及列國而后夫人以下與執政之卿皆各為一篇其世譜則王族公族以及諸臣每國為一篇魯則增以婦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則有錄無書蓋原闕也名譜則凡名著于春秋者分五類列焉書則應法天文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紀

行疆理禮樂征伐職官七門其周禮及列國世本以及次國小國附錄則各以經傳所載分隸之條理分明敘述典贍所采諸儒之說與公說所附序論亦皆醇正誠讀春秋者之總匯也明以來其書罕傳故朱彞尊經義考注曰未見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體例多與公說相同棟高非剽竊著書之人知其亦未見也此本出揚州馬曰潞家與通考所載卷數相合內宋諱猶皆闕筆蓋從宋刻影抄者劉光祖作公說墓誌稱所作尚有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蓋刻意于左氏之學者宋自孫復以後人人以臆見說春秋惡舊說之害已則舉三傳義例而廢之又惡左氏所載證據分明不能縱橫顛倒惟所欲言也則併舉左傳事迹而廢之譬諸治獄務燬衆牘之文滅左證之口而是非曲直

乃可惟所斷而莫之爭也公說當異說坐興
之日獨能考核舊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見
以杜虛辨之口舌于春秋可謂有功矣乾隆
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

三

春秋分記序

司馬子長始為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為史者
咸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廢而記之一用司
馬氏法然則編年果紀傳表書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
興大小分載是為二雅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
此固紀及世家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邦賦以成厥有禹
貢前代時若分職以訓專為周官此則八書之端緒也
左氏身為國史請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遂為席
卷載籍包舉典故囊括萬務并吞異聞之規摹然事雜
而志繁義叢而詞博非習臆之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
力之強或舉始而忘終析異合同彙分區別君蓋善學
左氏者匪編年不紀傳若也始君為叩南校官嘗過漢
嘉我先忠公實為守君入謁以春秋官制贊焉先公異
之俾侶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輟後三十餘載書既藏
祕府君弟季與自頌臺蒞省作牧宜春鏗而廣之以叙
見屬於是從君之子子壬取全書繙閱焉年表之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
原序

二

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有六周天王事二魯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書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有三其於諸書力尤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周侯度不恭是非自辨封建廣狹閏餘舛差說多紛紜訂使歸一當曩之叛棄官入山茹涕修之事定竟死嗚呼夫子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貴夏踐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與文君既殫精竭思矣其於義也不惟筆之抑又身之自唐以來或欲獨究遺經閣東三傳不知

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春秋魯史也仲尼加筆削為垂世之經孟軻氏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秋天子之事也是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
原序

三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畢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嗚呼孟子之言則春秋傳心之要也夫春秋為天子之事當本之周易為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列國之事不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所可見者大綱存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公事以求經不為無取然或謂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穀二傳解經多而敘事畧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徇文而遺理嘗竊病之輒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附正其下冠以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也自晉以下為世本

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為年表世譜書摠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因其異而一之此分記所為作也尚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己丑春正月丙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四

先兄伯剛自童中至強仕殫思于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力之耗重以感時憤懣歿其元身言之可為楚愴猶幸先一年而分記書脫藁持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為壽也不亦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為廣親主簿臨邛教官公許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玩索探討鉤纂竄易前後積藁如山先君子先夫人一日閱所坐團蒲穿破意竊嘉之而亦憂之力戒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手答曰學不可已而脩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人及吾母教誨二親固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出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五

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所習博雜兄責之甚厲參繼名第偶以組繡擊悅見知于當代文章家游揚引重緣承人之載筆八直禁省而經訓實與未之有省多以是有愧于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儲慶乙夜之覽學春秋者多欲傳抄苦於編帙之夥誤思職牧宜春六閱月網條粗整因呂餘力刻梓公帑廣其傳於四方兄王立頌秀蜀之儒先若李文懿公楊恭惠公劉文節公游忠公劉清惠公竇謨宇文公皆深知之而鄧元卿薛仲章宋正仲李德秀馮公輔程元甫李貫之張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與講論者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尤如賞識而敬愛之厚莫若大諫溫陵傅公傅公在朝訝嗣音之間闊適有故吏上謁亟問以安否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惋不已兄之學於春秋為專門然每與仲遊兄揚榷今古所著金石刻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銳欲以不朽自樹立而皆不克壽可悲也已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以學行著西南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六

兄事之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益以茲事自任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詎止是耶猶子子壬頃歲避地下峽乃盡以兄遺文篋藏與俱油口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本留京邑得以參校舛誤斯文之不墜天也而忍使之埋晦無傳可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幸併燬于兵火矣兄之言行得文節劉公誌墓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為序及知院資政弘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愴慕奚極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取友之端具載如上方抑以表見吾兄此書非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論在人小子不敢得而私也淳祐三年癸卯歲立秋節季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州事借紫程公許序

程伯剛墓誌銘

吾友程公諱字伯剛眉之丹稜人居于叙之宣化伯剛靜而文方教授臨邛官滿成都臺府爭辟舉之聞逆曦呂蜀叛毀車馬弃衣冠即日逃歸入門而號呂白其父其父與宣化令始知之相與驚憤不能食伯剛白有司乞休官侍親入深山若將避世者對客輒流涕其弟公碩字仲遜時分教益昌艱危中誓不辱賊賊平而伯剛以積憂傷且方奔避時失食飲節忽忽病醫誤投之藥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一

汗不止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年三十有七仲遜丐撤走哭喪次與其父相向慟已而父收涕語曰若兄之未生也吾夜夢立門外一青衿童子挽吾衣曰我為公嗣問其所從來則曰我青神先生兒也明年而若兄生長而父師不煩於教當此變亂與汝隔不相聞若兄入縣西北安固山為終焉計不復問家事但携所著春秋諸書以自隨謂諸弟曰我當遊青城大面諸山徘徊不忍去去之三年日往來于懷也今此山遠城市

茂草木吾心有感焉語未既泣數行下曰妖氛未除世路艱棘吾欲從此逝矣疾革父母問所欲言無他語但云仙階淺未足以成功名答其弟其子亦然殮之夕從弟仲藝夢若兄言我故青城山人也吾父乃以為看之青神宜為我一正其誤先是汝兄方之少城出門連夕雪汝弟公辰夢一黃衣告以兄所辟兩關俱非當授青城山仙史哀哉數事如合券吾兒之生死如此復相向慟失聲其卒之明年嘉定元年十月乙酉塋之于縣西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二

馬泉山之原仲遜受學於伯剛伯剛與仲遜同年舉進士既仕矣俱以所學尊尊質於余伯剛骨秀而神清尤積學苦志平生於春秋一書究之反覆不厭有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勤矣哉而未嘗止也又取諸儒講解鈎纂之名曰精義病中猶不去手書未及成而卒伯剛性恬潔居無惰容得伊洛諸書服膺焉不錄其極不已有語錄二卷士訓一卷詩文二十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此其為志何如

也自伯剛率諸弟以學連二舉兄弟同薦者五人伯剛凡兩薦登科時年二十有五既與其弟各調官待次杜門潛心人罕識其面曰它日欲求此樂不可得也及試吏廣都簿遇事人服其公清部使者傳寺丞使代老令理其縣吏不敢侮邛州號多士伯剛掌教不肯苟不使郡太守奪其職宇文侯下車始得以經訓古道從事士風遂振鄉長老李德秀感稱之凡號端方士皆深知伯剛伯剛則行其所學非苟求知者也不幸蚤世以通直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三

郎貴其終伯剛之父名符孫蓄學不信祖諱志行少豪於才以承信郎鎖其廳薦居詞賦首曾祖諱準兩貢辟廡有聲六世祖自汴歸蜀愛郿驛山川而居焉今宣化是也伯剛之母魚耶孫氏有賢德妻健為王氏女也二子長曰元子前伯剛七年卒次曰光老女曰寧前一月卒次曰嘉伯剛之塋也仲遜無以塞其父之悲乃來請銘銘曰祠西之峯有嗣其童暫下人世兮還山無蹤曷不少俟以遊夫蓬萊道山之宮曰吾未足以成功也獨

留遺塚與遺書使思子兮無窮我為勒銘識其幽封月
明山空魂其歸來蕭蕭松風已矣乎聊託吾文慰而翁
無索之於香冥之中劉光祖撰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卷四

春秋分記例要

名諱例

經傳內聖朝廟諱及御名舊制本字俱不改易惟文字
援引則易以他字定讀紹興中故實文閣直學士胡安
國進春秋傳用太常博士王哲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
本空闕點畫外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詔
俞之其論名諱劄子云臣昨列職經筵專以春秋進讀
緣春秋正文有淵聖御名方具奏劄未及進稟得罪去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例要

國後間禮官建議以它字易之定讀為威其經傳本字
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旨纂修於經傳本字既有
詔令可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於已見援引他經子史
有犯淵聖御名者亦許於本字書寫或當邊避有此疑
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齔在下曰虞舜則
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
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謚改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
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

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勾而書晉士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按春秋書成當恭王之世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回避春秋為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已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為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微為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為嚴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為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淳為青溪者又其甚則有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弘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凡所施設動以春秋從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紀
例要

二

依太常博士王哲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向孟軻氏敬王之義明恭順之實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仍疾速投進今春秋分記經傳本文與所援引論載並倣王哲胡安國春秋二書之舊為名諱例冠諸篇端

述綱領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紀
例要

三

文定胡安國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又曰自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當為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

聞之外善乎其發前儒之秘而推夫子之心法也
用仍其故而附以胡氏說之精要者以為學春秋
綱領云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
欽定四庫全書
四
程氏春秋分記

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
秋以道名分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
近於春秋董氏治公羊學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
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
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
於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
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
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
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
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
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
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

欽定四庫全書

程氏春秋分記

五

用樂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春秋分記

六

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矣

文定胡安國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

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蛇龍驅虎豹具大要則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春秋分記

七

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逼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今古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

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叙傳授

傳春秋者五家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其學專廢惟三家之傳行說者因謂左丘明與聖人同時故得授經而公羊穀梁皆子夏門人唐趙匡獨以為不然謂左氏解經義例乖刺非授經之證且曰夫子自比皆引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

八

人故云竊比於我老彭丘明者意必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任遽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惟司馬遷云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私意編之七略班固因而弗革公穀二傳不記事迹解經密於左氏是知必孔門後之門人也先儒或云公羊名高穀梁名赤大抵古者列國各有史官如南史氏董狐氏皆世載史筆意左氏世掌魯史因廣集諸國之文故傳舉其氏史失其名遂指以為丘明耳公穀則戰國時人孔門後之

門人是已故謂左氏為丘明者非也若夫三家之學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戴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蔡鄭會于鄆而曰始懼楚則楚為中國患之始可得而見書晉趙盾許世子止事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睪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証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尹氏卒之為識世卿當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

九

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勝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將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與義之指歸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指或泥而不通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象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諸心約之以理詳考而精擇之可也故分記之作以聖經為

本而事則按左氏其左氏間若近誣則采公羊穀梁及先儒義之精以證之文句有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為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截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懷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為文句脫有刊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黨也聞此記者亦然若所論述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取程氏胡氏之論杜預為左氏學祖其師說今注雖本之而至其曲說以求通則不免有所更定別以新注庶幾無戾乎經非敢必其當也故詳識之與四方同志之士共焉以求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注疏

是之歸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注疏

宋 程公說 撰

年表

周天子內魯外諸侯年表第一

嗚呼春秋之作聖人豈無言哉且其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豈以書會盟侵伐齊魯為多歟列國不一而天子約以魯史魯史紀年而天子本以周正此以一統萬以同會異之法也故學春秋者必先通編年之譜通編年者當先明書王之旨或謂春秋魯史故於譜編年冠魯而次周則非也余今表周魯以及外諸侯旁行斜上年經國緯以統其時尊周天王而內魯次之齊晉主盟中夏其事莫詳焉故得列於魯之後而齊之後於晉則以晉於周魯為親且其霸視齊為長也凡諸侯同德尚爵同爵尚親自齊而下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宋以公爵列于三國之首衛蔡陳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而陳秦獨後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氏傳注疏